

但以理书——第192号

揭开隐秘的历史：《但以理书》第11章中的预言对应与十四万四千人的受印

Jeff Pippenger

2024-04-22

我们正在考察但以理书第十一章第四十节的“隐秘历史”，从它在1989年的末时停止其文字见证之处，一直到第四十一节的主日法令。这段隐秘历史构成用以对齐末日一切预言线的结构，因为十四万四千人的印证就发生在其中。那段历史也是与兽像的形成相关的试炼发生之处。因此，那段历史就是尼布甲尼撒关于兽像的隐秘之梦被解封的时期。那段隐秘历史，亦是与唐纳德·特朗普第一任期相关的隐秘历史在但以理书十一章第二节中结束，并与第三节相对齐之处。那段隐秘历史，是但以理书的预言中与末日相关的部分；并且它就是耶稣基督的启示，在主日法令之时恩典之门关闭之前不久被开启。所有这些真理的各条线路都被表明为揭开第七个、也是最后一个封印。

但以理书十一章第十至第十五节应当与那段隐藏的历史相对应，而其中最后三节呈现出三条预言线。它们指出教皇权何时重新介入历史，正如公元前200年那样，当异教罗马首次进入但以理书十一章十四节所代表的预言历史。那一节经文以及其在异教罗马历史中的应验，确立了那异象，因为异教罗马象征着那种自高自大、掠夺上帝子民、随后败落的权势。背道的新教将该节经文应用于安提阿古·伊皮法尼斯，但米勒派将之应用于异教罗马，并认定该节经文在米勒派历史中是一条考验真理。今日处于老底嘉状态的现代复临运动的神学家又教导说那是安提阿古·伊皮法尼斯，因此这再次成为一条考验真理。

它不仅是一项考验性的真理，而且这节经文及其在公元前200年的应验，标明推罗的淫妇（现代的罗马）开始唱她那撒但之歌的时点，并指向教皇制度进入末日历史。因此，它代表末日的首要考验真理，并与米勒派历史中的争论所代表的考验真理相一致。

这三节经文也代表地兽共和党之角的传承线，并指出唐纳德·特朗普在进入其第二个任期时，作为“那出于七位之中的第八位总统”所走的预言性步骤；这条总统序列始于1989年的“终结之时”，由罗纳德里根开启。第十二节的拉菲亚之战之后，“安条克”先镇压美国国内的一场叛乱，随后为一场反对全球主义的战争做准备；在帕尼翁之战中，全球主义由埃及所代表。特朗普赢得那场战争，但这场战争引发了第三次世界大战（阿克提乌姆）。这些活动曾由安条克三世大帝所预表：他曾在拉菲亚之战中败于埃及，但后来在帕尼翁之战中卷土重来并获胜。

在第十三节，“过了若干年”，安提阿古大帝，正如尤赖亚·史密斯所说，“在他的王国内平息了叛乱，使东方诸地归顺并安定；当年轻的埃皮法涅斯登上埃及的王位时，他得以从容从事任何事业；并认为这是一个扩大其统治的极好机会，不应错过，于是他集结了一支庞大的军队，‘比先前的更大’。”特朗普将先在他的王国里平定一场叛乱，然后筹备一支比他先前被击败时所拥有的更大的军队。特朗普在2020年被击败，这应验了《启示录》第十一章：当代表全球主义的无神论之兽以及民主党和共和党两党的全球主义者窃取了选举之时；并且，作为推罗淫妇的主要代理军，在普京战胜乌克兰时它也将遭遇失败。

我们正在考察的三节经文中的第三条预言线，是背道的新教这一线，它由马加比人这一线所代表，即他们反抗安提阿古·以比法涅斯企图将希腊宗教强加于犹太人的起义。特朗普这一线与

背道的新教这一线,代表着两股势力,它们最终将合并为那以“兽像”呈现的角.第十三至第十五节经文描绘了通向主日法令的历史;而背道的新教与背道的共和主义这两条路线,则说明这两股势力如何在主日法令之前彼此互动,走到一起,并促成教政合一.

在以往的文章中,我们已经指出:以1776年、1789年和1798年为代表的三个事件——分别是《独立宣言》、《宪法》以及《外国人和煽动叛乱法》——标识出一个时期,这个时期导致了地上的兽作为圣经预言中第六个王国的开端.因此,这三个路标也代表着通向圣经预言第六个王国终结的三个路标.我们指出,从1776年至1798年的这二十二年,象征着十四万四千人受印的时期,因为数字二十二象征着神性与人性的结合.

我们已将这段历史识别为带有“真理”印记的历史,因为首尾两个路标分别代表独立的建立与独立的被取消.三个路标都体现了地兽的主要象征,因为它们都代表美国的“说话”,因为“一个国家的说话是其立法与司法当局的行为”.中间的路标是1789年,那一年十三个殖民地批准了《宪法》;而希伯来语“真理”一词的中间字母是第十三个.从1776年至1798年的二十二年,也对应于构成希伯来字母表的二十二个字母.

我们也已经指出,1798年的《外国人和煽动叛乱法案》标志着美国开始说话如龙的时刻.犹太人与罗马结盟的历史,它在但以理书第十一章13至15节中属于背道新教这一脉络的一部分,代表着一个形成兽像的时期,而这兽像的形成是对十四万四千人的最终考验.这是他们在受印之前必须通过的考验.因此,公元前161年至公元前158年间犹太人与罗马的结盟,因而成为这场考验中的一个关键要素;那些被呼召要列在十四万四千人之中的人,正是在这场考验中得以成就其呼召.

接受将公元前161年至公元前158年视为一段由犹太人同盟所象征的时期的说法,是与历史学家的教导相抵触的;因为史学家认为该同盟发生在公元前161年,而米勒派则认为是在公元前158年,而且米勒派对这一事实的确信反映在两幅圣图上.

问题不仅在于历史学家把与犹太人缔结同盟的年代定为公元前161年是否正确,或米勒派把它认定为公元前158年是否正确.无论在这两种选择中选哪一个,都会有一群人赞同你的选择.问题在于,是否历史学家和米勒派都正确,并且有关与犹太人结盟的真相实际上代表的是一个时间段,而不是历史上两个可能的单一时间点中的一个.

在先前的文章中,我们提出了我们认为有效且合乎圣洁的逻辑,指出罗马与犹太人之间的联盟代表公元前161年至公元前158年的一个时期,而这一时期预表兽像的形成.既然如此,连对“犹太人与罗马的联盟是一个时间段”的认定本身也成为一种考验;在这种预言性的意义上,这与“兽像的形成是上帝子民的大考验”这一事实相一致.

话虽如此,公元前158年标示出被称为“马加比”的背道犹太人与罗马之间的同盟得到牢固确立之时,因此象征着“星期日法令”,因为《圣经》反问道:“二人若不同心,岂能同行呢?”公元前158年也标示出背道的新教在何时何地、与教皇权势携手;而自公元前161年起、延续至公元前158年的那段时期,则标明了象征“兽像”形成的时期.必须认识到,这段时期所指的是背道的新教将与背道的共和主义联合之时.这两种背道的权势都体现在第十三至第十五节,因此它们共享一些共同的路标.

将1776年、1789年和1798年作为对2001年9月11日的预表是正确的,随后是针对与2021年1月6日相关的伪旗运动而由佩洛西主导的审判,以及拜登“被窃选”的就职期间,这一切

都通向星期日法案.在这一应用中,2001年的《爱国者法案》与《独立宣言》相对应,呈现出一个路标,标志着独立被剥夺的开端.接着,佩洛西与希夫操控的“袋鼠法庭”的第二个路标与《宪法》的批准相对应,从而预表推翻宪法的开始;随后是第三个路标——《客籍法》和《惩治叛乱法》——代表美国像龙一样说话.以这种方式应用这些路标,就是在识别由马加比人所代表的背道新教的路标.

在另一个层面上,将这三个路标与背道的共和主义联系起来加以识别,会产生一个略有不同的应用.2001年9月11日与1776年相对应,但对于背道的共和主义而言,1789年则与《外国人与煽动叛乱法案》相对应,并在那些“法案”与龙的说话之间建立了区分,而后者由星期日的强制执行所代表.当这两条线被置于兽像考验的语境中并放在一起时,它们就构成了树立兽像的预言性结构,而摆在上帝子民面前的大考验就是兽像的形成.对于上帝的子民而言,必须首先按着它在上帝的言语中所呈现(所形成)的样子来认识兽像的形成,好使那些末后的子民能够在政治与宗教的世界中识别出那种形成.

那么,2021年1月6日的佩洛西审判如何与《外国人与煽动叛乱法案》相契合呢?佩洛西审判标志着无底坑之兽的庆祝——它刚刚杀死了那位曾搅动全球主义的富有总统.那段庆祝的历史始于拜登就职期间,并代表一个将在特朗普第二次就职时结束的时期.应当指出,特朗普三次竞选总统,第一次和最后一次他都获胜,但中间那次,他的胜利被圣经称为“谎言之父”的势力所窃取.从被窃取的选举开始的佩洛西审判,指向第二轮报复性的佩洛西审判,而这第二轮将于2025年1月20日特朗普宣誓就职时开始.

乔·拜登总统的任期以一系列“佩洛西审判”开始,并以一系列“佩洛西审判”结束.两者都是政治审判,但第二轮审判中被起诉的人,是第一轮审判中带头的人.特朗普的第二次就职典礼以公元前164年为标志.特朗普的第二次就职以公元前164年为预表,而犹太圣殿的重新奉献则代表着政治圣殿第二次的重新奉献.

那正是安条克·伊皮法尼斯去世的那一年;正是他把希腊的宗教实践强加给了犹太人,从而引发了公元前167年的马加比起义.到2025年特朗普第二次就职时,希腊的宗教(全球主义)将在美国被彻底压制,撒但的神迹将开始助推把教会与国家合一的工作.届时,特朗普将签署与《外侨与煽动叛乱法案》相呼应的行政命令,从而标志着兽像形成的开始(公元前161年),并开启第二轮佩洛西审判.《外侨与煽动叛乱法案》标志着形成兽像时期的开端,而这一时期在星期日法令时结束,正如公元前158年所预表的那样.

因此,形成兽像的时期始于那些允许特朗普关闭主流媒体、驱逐非法移民,并逮捕并将参与民主党阴谋之人送上法庭受审的“法案”.这一时期的开端标志着特朗普带来的政治迫害,其终结则是宗教迫害.

在这种意义上,介于1789年与宪法之间的中间路标,是2021年的佩洛西审判;它代表一个时期,这个时期以与开端相同的历史结束,但最后一组佩洛西审判则对当前正被起诉和监禁之人的处境进行政治上的逆转.背道的新教路线中的第二个路标,是涵盖乔·拜登总统任期的佩洛西审判,而这一时期在2025年1月结束;届时,背道的共和主义路线中的1789里程碑将于2025年1月20日到来,并伴随特朗普第二次就职后随即发布的行政命令.那将开启一个国家像龙一样说话(《外国人和煽动叛乱法》)的时期,并引向周日法,在那里国家说话如同一条龙.在那段时期,由1789所代表的宪法将被逐步推翻.

在特朗普第二次就职时,他成为那“第八位,却出于那七位中的”总统;而兽像的形成则指明,背道的新教主义与共和主义这两只角如何合并为一只角,并且这段关系由新教徒掌控.就在同一段历史中,那些被呼召成为十四万四千的人,在不久将至的星期日法令之前就预先受了印记,以便在那时被高举为真正新教的那只角.

作为耶稣基督之启示的那封印信息,会在恩典期结束之前被解封;它就是但以理书中与末后的日子有关的那一部分.那被解封的部分,就是但以理书十一章四十节的隐藏历史,而第十三至第十五节与那隐藏的历史相一致.因此,那在恩典期结束之前被解封、并且曾被尼布甲尼撒之兽像的隐藏预言信息所预表的信息,正是关于将新教与共和主义这两只背道之角的两根杖连合起来的信息,在第十三至第十五节中由马加比家族与安提阿古三世所代表.

揭示兽像形成的那则信息,正是传达那使真正新教之角得以封印的成圣的信息.

在第十四节中,公元前200年,异教罗马首次被引入预言叙事,因为它兴起保护埃及的新生婴孩王,抵御由安提阿古三世与马其顿的腓力所结成的反埃及联盟.那一年,安提阿古三世对托勒密五世发动了帕尼翁之战.“你民中的劫掠者,立起那异象”的引入、安提阿古与腓力的同盟,以及帕尼翁之战,都发生在那一年.因此,这个路标指向安提阿古(预表从地上来的兽的共和之角)与马其顿的腓力(马其顿是希腊的古称,预表联合国)之间的同盟.

在预言层面,于帕尼翁之战中,龙(马其顿)与假先知(美国)结成同盟.该同盟的深层动机是瓜分埃及的版图,而埃及在此代表一个正在崩溃的俄罗斯.

当耶稣带着门徒前往帕尼乌姆时,那地当时名为该撒利亚腓立比.大希律的孙子希律·腓立比完成了这座城的修复,并以该撒·亚古士督和他自己的名字为城命名,因此称为该撒利亚腓立比.他们之间的关系代表罗马与罗马,但相对于该撒而言,腓立比是较小的罗马;而在预言层面,希律·腓立比代表希罗底的女儿撒罗米.因此,借着该撒利亚腓立比这一名字,我们发现希律·腓立比代表假先知,而该撒代表教皇制度.

因此,帕尼乌姆的预言历史阐明了两个联盟: 其一是伪先知(特朗普)与龙(联合国)携手,其二是伪先知(特朗普)与教皇权(凯撒)携手.第十六节呈现了星期日法令,并且正是在那里实行了三重联盟;但该安排实际上在星期日法令之前就已到位,即在第十五节和帕尼乌姆之战中.

“借着—项强制推行教皇制度、并违犯上帝律法的法令,我们的国家将使自己与公义完全断绝.当新教伸手越过鸿沟,与罗马权势握手;当她越过深渊,与招魂术携手;当在这三重联合的影响之下,我国将否弃其宪法作为一个新教并共和政体之一切原则,并为传播教皇制度的谬妄与迷惑作出安排之时,那么我们就可以知道,撒但奇异作为的时候已经来到,末日近了.”《证言》卷五,451页.

我们将在下一篇文章中继续本研究.

启示并不是创造或发明新的事物,而是把在人类尚未知晓之前一直存在的事物显明出来.福音中所包含的伟大而永恒的真理,是通过殷勤的寻求并在神面前自我谦卑而被显明.那位神圣的教师引导谦卑求真之人的心思;借着圣灵的引导,神话语的真理向他得以显明.以如此方式受引导,便没有比这更确切、更有效的得知之道了.救主的应许是:“当那位真理的灵来了,他要引导你们进入一切的真理.”正是借着圣灵的赐下,我们才得以明白神的话语.

诗篇作者写道：“少年人要用什么使自己的行为洁净呢？就是要按着你的话谨慎自守。我全心寻求你；求你不要使我偏离你的命令……求你开我的眼睛，使我看你律法中的奇妙。”

我们被劝勉要像寻找隐藏的珍宝那样寻求真理。主开启真正寻求真理之人的悟性；圣灵使他把握启示的真理。这正是诗人所指的：他求主开他的眼睛，使他看见律法中的奇妙。当天魂切慕耶稣基督的荣美，心思便能领会那更美世界的荣耀。唯有在这位神圣教师的帮助下，我们才能明白神话语的真理。在基督的学校里，我们学会温柔谦卑，因为他赐给我们对敬虔之奥秘的认识。

那位默示圣言者，正是真正阐释圣言者。基督藉着引导听众注意自然界的简单法则，以及他们每日所见所触的熟悉事物，来说明他的教训。如此，他把他们的心思从自然之事引向属灵之事。许多人未能立刻领会他比喻的含义；但当他们日复一日接触到那些这位大教师用来联系属灵真理的事物时，有些人领悟了他所要铭刻于他们心中的神圣真理的教训，因而确信他使命的真实性，并归信了福音。《安息日学校工作者》，1909年12月1日。